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雙冤報

胎卵濕化皆是命，切莫無故傷生。一朝報復不容情，男從服毒死，女亦當冤深。陽城高家莊一人姓高，名良棟，娶妻何氏，有百串家資，佃田耕種。生二子，長高英，妻陳氏，本樸勤儉；次高秀，性偏急，好打蛇。這蛇也怪，不打不見，越打越見，所以高秀出外每每見蛇，一生不知打死多少。娶妻王氏，乃小家人女，愛食蝦子，在娘家常常撈食，父母亦不禁止。有人勸曰：「王家姑娘呀，撈蝦與食蝦，罪孽有等加。一口數十命，一頓億萬蝦。世間傷生事，惟此罪無涯。與其多帶罪，何不莫食他。」王氏曰：「稱肉要去錢，吃魚要下田，惟有食蝦好，便易不可言。站在田埂上，舉手有萬千，一家都飽暖，猶如過個年！」因此撈食日多。及嫁到高家，喊夫買個撈兜，無事便撈，遂以為常。

卻說高秀有一表兄，名魏有仁，他父是貿易出身，積錢數百串，棄商歸農。有仁娶妻汪氏，面麻丑而性賢淑，又極勤儉。有仁素不心悅，常借故打罵，父母勸戒不聽，因而含氣在外宿娼濫酒，父母因之憂死。有仁把父母安埋，總想遠方貿易，免妻簽眼，奈無伙伴。看日良棟生期，有仁來祝，見高秀言語謙和，身體強健，即曰：「表弟，你家人多田少，不夠做活，何不出門尋些生意，也可積錢興家。」秀曰：「表兄之言雖是，但我的事，心想貿易又無錢，心想耕種又少田。算來貧富由命定，表兄說來也枉然。」有仁曰：「我正要出門，若表弟肯去，我二人合伙，我出本錢，你出氣力，賺得均分，有福共享。」高秀心喜，告稟父母。父母曰：「我兒生意不熟，如何去得？」有仁曰：「生意我熟，只要表弟與我當個下手足矣。」良棟曰：「外甥去到何方，做啥生意？」有仁曰：「我父常在太原販賣藥材，我跟父去了幾回，還認得些朋友，依然去到省城販藥。」良棟喜允，二人當面寫了伙約，言明有仁拿本錢三百串，利息加一五，占六成生意，高秀占四成，約期起程。臨行，高秀辭別爹媽，良棟夫婦把兒囑咐一番，說道：「兒呀，在家千日好，出門寸步難；途中雖仔細，謹防汗濕衫：

坐在草堂把兒教，為父言語聽根苗。
此回出門把錢找，多承老表來放梢。
初出門庭事不曉，謹手慎微莫憚勞。
太陽西墜把店找，雞鳴起來把擔挑。
歇肩脫衣心要小，須防風寒入皮毛。
搖錢賭博非正道，邪朋濫友切莫交。
待人處世莫驕傲，和氣方能把財招。
如今我們年紀老，經霜之葉怕風搖。
你妻王氏年更少，兒小女幼性情嬌。
有錢無錢歸須早，莫使倚門望終朝。
為父言語謹記倒，財寶歸身翻大梢。」

高秀辭別父母妻子，來至魏家，買些本地藥材，打了幾挑，請腳夫搬運，高秀挑行李押擔。走到太原，把貨賣了，隨辦省貨，沿途掉換，到本處發賣。至年底做了兩回，清算帳目，賺錢百串，拿了十串與高秀回家，餘添作本。從此做了兩年，除本利外賺三百餘串，高秀分一百四十串，回家與父兄商量，添佃田土。有仁將錢買了兩間鋪面。次年生意更加順遂，有仁見銀錢來得便易，於是肘起大架子，縫套新衫子，頭戴高帽子，足穿花鞋子，行路擺袖子，說話言子，看見那樣子，儼然像個富家子。正是：

銀錢壯人膽，玩蘇又玩款。
日裡進秦樓，夜晚宿楚館。

高秀常常勸道：「表兄呀，人生在世。要端品行，莫履邪徑。常言道得好：萬惡淫為首，百行孝為先，犯了招罪過，切莫當虛言。猶如畫借帳，晚間就填還。遠報兒孫輩，近在妻女邊。我不淫人婦，誰戲我妻焉？勸君宜早戒，莫到悔時難。我和你離鄉別井來在此間，正宜惜身重命，保精養神，方能身強體旺，疾病不生。倘若犯了邪淫，一壞品行，二荒執業，三費銀錢，四惹惡疾。心思一邪，越迷越深。從此好人遠避，歹人相逢，不惟銀錢當如草籽，而且生意亦置之度外，斯不至惹禍招災，亡身斃命而不可已也！表兄呀，與其追悔於後日，不若謹戒於當初。」有仁曰：「我不過借此閒遊，以解愁悶，你怕就認真了。」依然如故。幸喜得生意利厚，雖然耗費，猶如麩上拔毛，不傷大體。高秀恐有仁執迷染深，意欲急歸，又有百金下帳未曾收清，遂對有仁曰：「表兄，此時貨已賣完，在此無事，看來行市還好，不如回家另辦貨物，來收下帳。」有仁應允，催了數日方才起身。

有仁很高秀阻了他的興心，想：「高秀原是沾我的光！」欲將下帳一人獨吞，要想分伙，奈是當著舅爺寫約，不好反口；思了多時，未得其計。

一日，來至高家，正值高秀外出，王氏在外摘菜。有仁曰：「表嫂瘦了些，莫非得病嗎？」王氏曰：「未曾得病。你說我瘦，我自己還不覺得。」有仁曰：「未曾得病，定是思念表弟所致。依我想來，你枉自思念一番。」王氏曰：「夫妻之情，如何不念？但日久習常，也不覺得。多承表兄栽培，使他多掙銀錢，夫妻老來快樂，此時受些孤苦也無妨的。」有仁曰：「你思念他，他不思念你，也是枉然！」王氏見有仁說話奇怪；便問曰：「他為甚又不思念我咧？」有仁欲言忽住，曰：「莫說的好，你夫知道伯連先人都要呷了。」王氏再三盤問，有仁曰：「你莫講是我說的，他在外面貪嫖好狎，朝進娼館，夜宿龜窩，我累次勸他不聽，與一婊子情好甚密，相約掙得有錢，娶他為妾，因此不思回家。這一回我催了數日，方才起身。表嫂還說掙得銀錢，老來快樂，只怕討個婊子，老來還要憂氣！」王氏曰：「我只說他發憤掙錢，苦做生意，那知在外嫖假，還想討小！是這樣掙得銀錢何用？正是：男兒心腸狠，拋妻出遠門。只因貪淫欲，那念結髮情？再言遠方去，除非把命拼！」從此常對翁姑說：「喊夫莫去貿易，怕成流人，傾家喪命。」翁曰：「我兒小心謹慎，並未放蕩，未必一下就流了。為農為商，原是本等，我家田少人多，不做生意，一家拿來餓死呀？」王氏曰：「我曉得你爺兒父子商量量要我把你死，好討那個娼婦！」高秀曰：「這是甚麼話？從那裡說起？討甚麼娼婦？」王氏大聲罵道：

罵一聲大麻瘋令人惱恨，做的事如屎樣臭得鑽心！
只說你出遠門去把錢掙，那知你在外面貪戀邪淫！
「莫亂說！我並未胡行！」
丟得我冷清孤眠獨枕，每夜晚鼓起眼睡到天明。
東也敲西也想響心都駭緊，又恐怕有強盜偷去衣裙。
「真真冤枉！我若貪淫，那有銀錢回家？」
你自己屙稀屎前去照影，臉面黑身體瘦很不像人！
「出門辛苦，那得不瘦？」
有銀錢就該要穿戴齊整，為甚麼衣褲上補巴層層？
「儉約掙家易，奢華積錢難。」
你看那魏老表人才秀俊，週身上穿的是蘇緞杭綾。
腦殼上戴氈帽朝金鎖定，毛斜上添絲線拖齊足跟。

「你快莫說那個假哥！說是別人我還心服，你怕我不曉得？口看在銀錢分上。」

有銀錢不拿起去走邪徑，任你穿任你吃也有餘盈。

「我未掙錢，百串押租那裡來的？未必他掙的錢又多得很？」

他為甚買店子人人尊敬？豈像你背時鬼無志無能！

「口，我出門幾年都未亂說，今聽何人刁唆，那有許多屁放？」

你若是再出門與你拼命！

「不出門，一家人拿來餓死嗎？」

就餓死做一堆我也甘心！

「你不甘心，又要怎樣？」

你看那貪淫欲與人共寢，我未必撞看鬼要守孤燈？

「好，莫亂說了，多掙點錢，不如我。」

似這樣到老來定受貧困，到不如大齊家去找情人。

拿一頂綠帽帽與你戴定，我要你到那時悔之不贏！

從此朝夕吵鬧，茶飯不煮，吃了又暈，暈了又吃。夫若說他一句，便發潑放蠶，兩三天都不歇聲。翁姑無奈，與子商量，棄商為農，遂請有仁至家分伙，將賬目算明，銀錢付清下賬。高秀該分銀五十兩，囑有仁代收。過後有仁回家，說債主逃走，不知去向。高秀明知是他謀吞，奈不得出門清問，歎氣而已。從此披星戴月，早起遲眠，務要耕春，見對門荒坪極多，暇時與兄開墾。

到五月，高英岳父六旬，良棟夫婦並高英夫妻皆去吃酒，高秀在家上坡開荒。王氏撈蝦煎好，把飯煮熟，拿個背兜背起與夫送去。至頭台土外大梧桐樹下，把背兜放在石上，喊夫：「快到這裡來吃飯，陰涼得好。」秀曰：「放到那榻，我挖脫這個石頭就來吃。」忽魏有仁經過，王氏曰：「表兄那裡去？」有仁曰：「我姑娘討媳婦，前去吃酒。」王氏即問他家常，起身一路談敘回家。高秀因有仁吞他銀子，心中懷恨，今見此情，愈加生疑，即在土外隱身細看，見有仁至龍門邊坐下，王氏進屋倒茶拿菸，又說一陣話才去；心中大怒，至樹下把飯吃了，又去開土。誰知心中有事，做一陣即回，怒氣勃勃問王氏曰：「你這賤人！全不講臉！今日與魏有仁說些甚麼？」王氏曰：「他說到姑娘家去吃酒，我念至親，留吃菸茶，難道就錯了嗎？」高秀曰：「你這賤人！豈不聞『男女授受不親，瓜李之嫌當避』？就是至親，當要避嫌，男女私言授受，成何體統？你這無廉無恥之婦，以後好生打點，救著你那狗頭！」這王氏脾氣不好，見夫罵他，即吵曰：「你開口閉口說我無廉無恥，到底你拿到奸在那裡？不說明白，不得開交！」上前拉著問要姦夫。高秀與他兩個耳巴，他便拉著毛與夫撞死。高秀氣急，一陣飽打，他就倒在地下，扳天扳地的哭道：

哭聲媽來淚不住，哭聲爹來痛心腹。

當初瞎眼來放女，嫁個丈夫是毛驢。

脾氣乖張性粗魯，夫妻情義一概無。

今日老表過此路，拿菸例茶未進屋。

念在至親把話敘，也是出於不得不。

背時鬼呀！

未必今天撞二五，回家就把我栽誣。

口口說是無恥婦，下次還要切頭顱。

全然不由妻分訴，橫起眉毛就動粗。

莫良心的呀！

拳頭耳巴不記數，渾身上下無完膚。

四肢疼痛入肺腑，定是打斷背脊骨。

呀，倒灶的呀！挨刀的呀！

捉奸要雙是古語，到底那個是姦夫？

此話不與我說楚，要你充軍坐囚車！

正在吵鬧，良棟夫婦忽歸，見兒、媳吵鬧，問明來由，一個罵一頓方才了息。

是夜，高秀肚痛，越痛越凶。王氏恨夫打他，任你亂抓亂滾，全不張他，蒙頭而唾。次早飯熟，高秀未起，王氏也不去喊。其母喊了數聲，不見答應，進房揭帳又喊，亦不見答，用手去搖，上下齊動，細看才是死的！駭個坐門，起來喊曰：「老漢快來！我兒如何死了？」良棟急忙來看，見七孔流血，面貌紫黑，喊道：「兒呀！父母千辛萬苦撫養成人，於今看看找得來錢，為父靠你興家立業，怎麼一下就死了？只說養兒防老，誰知半路分離！」母：「從此搖錢樹倒，老來定受窮饑！」二老撫屍，痛哭一場：

父：見兒死不由父肝腸痛斷，母：這一陣娘心內好似箭穿！

父：昨日裡兒還在把父叫喊，母：為甚麼今日裡不答一言？

父：睡床上七孔內血已流滿，母：週身上色紫黑所為那端？

父：拉我兒拉不起如刀割膽，母：喊我兒喊不應口叫蒼天！

父：捨不得我的兒能盡孝念，母：叫為娘髮蒼蒼身靠那邊？

父：捨不得我的兒聰明能幹，母：苦發憤做莊稼早起遲眠。

父：做生意賺銀錢二百餘串，母：一家人賴我兒不少吃穿。

父：可憐間硬梆梆鼓起雙眼，母：諒想是死得來都不心甘。

父：定然是為媳婦昨日送飯，母：歸家來兩口兒吵得天翻。

父：說你妻與有仁定有皮絆，母：難怪得一見了話不斷纏。

父：角了孽喊肚痛其情已顯，母：才是他把我兒毒喪黃泉。

父：兒陰靈隨著他切莫輕慢，母：快進城與我兒申訴含冤！

良棟哭罷，即喊保甲近鄰查明，進縣喊冤遞呈，說媳與魏有仁通姦，同謀毒斃。官即出票命差辦做勘驗，果是服毒身亡，即帶魏有仁、王氏並人證回縣。二堂審問，遂叫魏有仁問曰：「高良棟是你甚麼親戚？」答：「是民的舅爺。」官曰：「他在本縣面前告你奸他媳婦，同謀毒死高秀，今見本縣還不實訴！」魏有仁曰：「高秀與民同伙貿易，他有下賬未收，托民代討，誰知債主逃走，舅爺疑民收來吞了，因此挾忿誣告。」官曰：「舅爺豈有誣告外甥之理？」命左右重責八十。有仁口稱冤枉，官見有仁不招，又叫王氏到堂，問曰：「你與魏有仁通姦，同謀毒死丈夫，今見本縣，還不從直說來，免受大刑！」王氏戰戰兢兢，叩頭哭訴道：

跪法堂珠淚雙滾滾，尊一聲大爺聽分明。

自幼兒蒙親苦教訓，過門來知重又識輕。

「本縣問你為甚麼謀毒丈夫？」

大老爺呀！

奴未曾謀害丈夫命，大老爺切莫冤枉人。

「你未謀害，是誰毒死的？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夫肚痛諒必是痧症，說謀害大爺有何憑？

「你公婆具控，又經本縣勘驗，實是服毒身亡。況你與魏有仁私言授受，不是憑據嗎？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只為的表兄過路徑，奴倒茶念在是至親。

夫歸家將奴打一頓，總說我二人有私情。

過後說肚子痛得很，奴不該忿氣不做聲。

在床上扳得戰挺挺，天明喊才知歸了陰。

二公婆因此心疑忿，將民婦誣告在公庭。

「膽大淫婦！好好問你，你還要強辯？左右與爺掌嘴四十！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這一陣痛得咽喉哽，大老爺打落我牙門。

丈夫死我願填他命，大老爺莫加我臭名。

「如此嘴硬，左右拿拶子來，將他十指拶起！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這一陣拶得筋骨損，十指痛好似箭穿心。

婦人家名節要得緊，節為重性命事為輕。

大老爺呀！

要奴死與奴一快性，要招供奴就萬不能！

「還不招認？拿竹籤來，把他十指釘起！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釘竹籤十指鮮血噴，痛得奴死去又還魂。

不招供大爺刑法狠，招得來又辱了先靈。

諒必是前生罪孽甚，到今生才得落陷坑。

不得已把供來招認，與表兄通姦概是真。

因丈夫癡眼難同寢，才商量毒他喪殘生。

官命帶過一邊，又叫魏有仁上堂，問曰：「你表嫂都招了，還不快快招認嗎？」

呀！大老爺呀！

我表嫂年輕骨又嫩，受不起這般苦毒刑。

所招供一概不可信，大老爺何必認為真？

「狗奴可惡！快拿大棍來，把他夾起！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這一陣夾得魂飛盡，痛得我屎尿一齊傾。

想不招表嫂已招認，要辨脫除非問閻君。

囚姦淫謀毒表弟命，大老爺施恩快鬆刑。

官叫二人畫招，分丟男卡女監。

卻說王氏在監，自知從前傷生太多，罪孽深重，默叩神天，時時痛悔，二次清供，亦無異詞。申文上司，及至秋審，當堂起解。王氏父母自從聞女招供，朝夕啼哭，深悔當初不教，不知順夫，以致招災惹禍；心想解救，無有主意。聞族兄某深知六憲，王翁前去求計。族兄曰：「他已招供，申文定案，難以挽回。」王翁哭泣回家，與妻商量，辦錢兩串送去，再三求其設法，與女撥條生路。族兄沉吟曰：「若到上司反供，發回本縣，徒受刑杖，還是無益。」又想一陣，曰：「我有了！高平縣令白良玉，清廉有才，其明如神，能察奇冤。你女兒見上司不必稱冤，懇委白公審訊，或能雪冤，也未可知。」王翁備酒城外店中，與女餞行，密以族兄之言告之，即斟酒一杯遞去，不覺淚如雨下，曰：「我兒路上千萬保重，但願皇天開眼，雪冤回家，使爹娘再看一眼，也不枉待女辛苦一場！」王氏跪地接杯，泣曰：「呀，爹媽呀！你兒死都不恨，但加以謀夫之名，就死在泉下，也不甘心！若得神天默佑，雪冤回家，慢慢報爹媽之恩罷了。不然，你兒冤深莫白，身受劓刑，到那時爹媽須要來收屍首，不使豬拉狗扯，你兒就死也是瞑目的。」此時雖有酒菜，怎得下嚥，只好心領而已。父女三人哭得氣噎聲嘶，差催數次，方才分手上路。

王氏見了上司，數問不言，只有流淚。上司再三問曰：「汝有冤情，只管直訴，本司與汝作主。」王氏曰：「犯婦也無甚冤情，但案屬謀夫，事情重大，父母官審問不清，若得高平縣白大老爺與犯婦一問，死也甘心。」上司曰：「汝亦知高平白縣令乎？」王氏曰：「犯婦在鄉聽聞高平白青天，人稱包公再世，懇求大人推恩委訊，犯婦感德於地下矣！」上司見王氏說得慷慨，即發一道札文，委白良玉馳至陽城，審問高王氏謀夫一案；又將王氏、魏有仁一併發回。

再說陽城縣官見文大驚，將白公接進館驛，即把案卷口供送去。白公提王氏問曰：「你在父母官前既已招認，然何去到上司又不認供，要本縣來審，是何情弊？」王氏曰：「犯婦含冤不白，是以哀懇上台，求大老爺與犯婦伸雪寒冤。」白公曰：「可將原情說來，不要隱瞞。」王氏即將撈蝦送飯，遇魏有仁路過，說話倒茶，丈夫生疑，歸家打罵，至夜肚痛身死，公婆具控，從頭直訴。白公聽了，又將案卷細看，沉吟良久，即吩咐打轎到高家勘驗，隨押王氏一路來至高家。良棟已在戶外高打一廠，保甲俱來迎接，已備鋤子。白公曰：「不必勘屍。」即四處觀望，問王氏：「當日倒茶與魏有仁在何處？」王氏指明其地。又問：「當日送飯，你夫吃也未吃？」答：「吃了。」又問：「你夫吃飯時，你在那榻未曾？」答：「犯婦送飯，放在梧桐樹下，喊夫來吃，夫未動身，有仁適至，犯婦即歸家去了。」白公走到樹下，王氏指石是放飯之所。白公看罷，曰：「此案我知道了。」即回廠坐下，喊人撈蝦，叫王氏照當日煎好，與飯送往樹下，看即回，先命人在樹側隱身觀看。不久，有酒杯大的蛇從樹穴中弔下，在蝦中放毒，後仍入穴而去，即稟白公。白公叫以蝦喂犬，伐樹殺蛇，其犬即死。良棟見此情景，泣曰：「我兒豈不是蛇毒死的呀！可憐冤屈媳婦，受了無數慘刑，千般苦難。若不遇著青天，枉死城中又添一名冤鬼了！」乃問白公認錯。白公曰：「你兒平日知惜物命否？」答：「我兒乎日最愛殺蛇。」白公曰：「此冥冥中自然之報施也。」即歎曰：「人情物理有循環，善惡昭彰在眼前。天網恢恢無疏漏，仇報仇來冤報冤。」又謂王氏曰：「此案皆爾夫婦多傷生命，脾氣乖張所致。爾夫不殺蛇，不能伏禍之機；爾不撈蝦，不致夫於死命。男分女別，嫌無由生，孝親順天，冤從何起？爾自今以後，應宜洗心革面，改過自新，方能贖前愆而享後福。今亦不必進城再去拋頭露面。」即把王氏紅衣、刑具解了。王氏泣涕，叩頭感謝而去。

眾鄉老問曰：「大老爺怎知樹中有蛇放毒，白此冤情？」白公曰：「向見此案，因煎蝦送飯，心中疑惑。今見桐樹中空，即知有物，案情在此，故命王氏照前設食，蛇見辛香，必思噴泄。故下而洩之。亦由王氏悔悟，善念一生，吉神相隨，有莫之為而為者。但世間傷生之事，莫甚於殺蛇撈蝦，世人全不思想，以為些微小物，往上打撈，傷生害理，結冤遭報，深可憐憫。」遂作歌以勸之：

提羊毫來把眾人勸，爾百姓一一聽詳端：

人在世存心要慈善，莫傷生去把口腹貪。
體上天好生心一片，雖微物不可去傷生。
第一要莫去食牛犬，戒鯪鱮莫往灶屋煎。
凡蝦蟇龜鱉與蛤蚌，與螺螄一一當憫憐。
惟有蛇與人無礙占，蝦雖微亦受氣於天。
上古時魚有二斤半，方拿去待客把酒筵。
傷一命一家都飽暖，就有罪也不致如山。
食一蝦即犯罪一件，食一頓罪孽有萬千。
爾世人何不自打算，為甚麼口腹造罪愆？
物與人性情不相遠，凡貪生怕死皆一般。
是君子當把庖廚遠，聞其聲不忍把肉餐。
能愛惜物也知銘感，德報德有冤便報冤。
買老牛免脫搶劫難，救了犬乳子接香煙。
放靈龜曾報無頭案，放大鱉得寶富齊天。
救蝦蟇獲珠為顯官，放螺螄免禍小燕山。
我今日又審此一案，真正是報應甚顯然。
男殺蛇遇蛇把命短，女食蝦因蝦受牽連。
爾眾民當以此為鑒，一個個急早改心田。
惜生命莫把他作賤，戒口腹重命結善緣。
貧賤的受戒永不犯，有錢的買來放深澗。
爾眾民個個存善念，老天爺自然心喜歡。
免卻你三災和八難，一年中四季樂平安。

將歌作畢，命人刊板印送。即回陽城，與縣官言明。縣官深加佩服，自悔糊塗，不審虛實，亂用嚴刑，幾害二命，即將魏有仁釋放，具結完案；又送程儀百兩，白公不受，具詳申報。上司喜悅，與白公加級記功，陽城官降級留任。白公回縣，愛民息訟，後來做到布政，子孫世代公卿。

王氏自白公去後，斷葷戒酒，洗心滌慮，勤理家務，事親訓子，極其公道，晝夜都想出錢買物放生。後來兒子亦有孝心，發憤務農，少興家業。魏有仁歸家，自思當初嫌妻犯淫，憂親騙賬，種下罪愆，以致遭冤蒙垢，希乎傾家斃命。從此痛心改悔，也不嫌妻，安分守己，就在本鋪貿易，亦得善終。